

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之底本、校本考*

陈旭耀 罗 念

明代天启年间凌濛初校刻的《西厢记》五本朱墨套印本,向被学界称为《西厢记》明刊善本之一。凌氏自称“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①,对此学界多持否定态度。郑振铎先生早就指出,所谓周宪王本“也便是‘子虚公子’一流”,不过是凌氏“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②。至八九十年代,张人和先生曾撰文考证《录鬼簿》与《点鬼簿》的关系,认定二者实同为一书,而现存《录鬼簿》诸版本均不见有凌濛初所称的那种《点鬼簿》^③。因而凌氏欲依托“《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来证明周宪王本确曾存在的想法也就自然落空。但也有学者认为周宪王本曾存在过,凌濛初“对周宪王本的记载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且先后出现过两种周宪王本,“一种有惠明唱的那二支【赏花时】,一种则无”^④。可见,对周宪王本是否曾经存在这一问题,学界至今还未有统一意见。

笔者也倾向于认为凌氏乃“托古改制”,即周宪王本未曾存在过。其实,不论是说凌氏假托,还是坚持周宪王本曾经存在,问题的实质都是要找到凌氏校订《西厢记》所参考的前期版本。可这恰恰是学界目前所存在的一个盲点,究其原因,可能是凌刻本在所有的《西厢记》明刊本中的特殊性所致。即在众多的明刊本中,惟有凌刻本在文本体制上最符合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文体特征,并且其角色行当、科介提示等等无不切合学界目前所界定的元杂剧。凌刻

*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共建项目“《西厢记》曲文研究”(项目编号:07WX212)成果之一。

①凌濛初校刻本卷首《西厢记凡例十则》。

②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73-574页。

③张人和:《〈点鬼簿〉与〈录鬼簿〉》,《〈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6-266页。

④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页。另见《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及其深远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本的这一特殊性,在现存四十余种《西厢记》明刊本中,没有一种与其基本相似的版本。那么,凌刻本当真是天启年间横空出世?抑或其底本真的如凌氏所说是周宪王本?既然前辈学者已经从多方面论证了周宪王本当属亡是公之流,那惟有探寻出凌刻本对前期版本借鉴的踪迹,方能进一步夯实这一结论。

一、与弘治岳刻本的关系

弘治岳刻本全称“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按,“增”,在下卷作“订”),为金台(今北京)岳家书坊刊于明弘治戊午年(十一年,1498)。与弘治岳刻本相较,凌刻本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相似。

在内容方面,明刊《西厢记》不同版本的曲文可说是大同小异,但这些细小的差异往往有助于找寻版本之间的联系。凌濛初校订整理《西厢记》文本的工作在万历末天启初进行,那时可资其参考的版本甚夥,凌氏在校订时也确实参考了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或许就是凌刻本与任何一个系统的明刊本相比都有较大差异的缘故。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凌刻本中看到了与弘治岳刻本的联系。下面以表格形式例列相关内容在不同版本中的情况,以便比照:

凌刻本	弘治岳刻本	徐士范刊本	继志斋刊本	批点画意本或王骥德校注本	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
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第二本楔子【白鹤子】之【一】)	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卷之二第二折【白鹤子】之【三】)	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上卷第五出【白鹤子】之【三】)	手攀得忽刺刺天关撼(卷二第五出【白鹤子】之【三】)	手攀的希刺刺天关撼(第二折第一套【白鹤子】之【三】,王本作“扳”,曲牌作【二煞】)	手攀得忽刺刺天关撼(上卷第五出【白鹤子】之【三】,起凤馆本“撼”字缺)
谁想一缄书到为了媒证(二本二折【粉蝶儿】)	谁想一缄书到为了媒证(卷之二第三折【粉蝶儿】)	谁想一缄书到为了媒证(上卷第六出【粉蝶儿】)	谁承望一缄书到为了媒证(卷二第六出【粉蝶儿】)	则那一缄书到为了媒证(第二折第二套【粉蝶儿】)	谁承望一缄书到为了媒证(上卷第六出【粉蝶儿】)
休孤负了良辰媚景(二本二折【耍孩儿】)	休孤负了良辰媚景(卷之二第三折【耍孩儿】)	休孤负了良辰媚景(上卷第六出【耍孩儿】)	休孤负了良辰美景(卷二第六出【耍孩儿】)	休孤负了良辰美景(第二折第二套【耍孩儿】)	休孤负了良辰美景(上卷第六出【耍孩儿】)
一迷的将言语摧残(三本二折【脱布衫】)	一迷的言语摧残(卷之三第二折【脱布衫】)	一味的将言语摧残(上卷第十出【脱布衫】)	一味的言语摧残(卷三第十出【脱布衫】)	一迷的教言语伤残(第三折第二套【脱布衫】)	一味的言语摧残(上卷第十出【脱布衫】)

(续表)

凌刻本	弘治岳刻本	徐士范刊本	继志斋刊本	批点画意本或王骥德校注本	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三本二折【耍孩儿】)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卷之三第二折【耍孩儿】)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上卷第十出【耍孩儿】)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更阑(卷三第十出【耍孩儿】)	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第三折第二套【耍孩儿】)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待更阑(上卷第十出【耍孩儿】)
把缕带儿解(四本一折【上马娇】)	缕带儿解(卷之四第一折【上马娇】)	把缕带儿解(下卷第十三出【上马娇】)	□带儿解(卷四第十三出【上马娇】，按，原本残缺)	把缕带儿解(第四折第一套【上马娇】，按，王本作“缕”)	缕带儿解(下卷第十三出【上马娇】)
阮肇到天台(四本一折【胜葫芦】)	阮肇到天台(卷之四第一折【胜葫芦】)	刘阮到天台(下卷第十三出【胜葫芦】)	刘阮到天台(卷四第十三出【胜葫芦】)	刘阮到天台(第四折第一套【胜葫芦】)	刘阮到天台(下卷第十三出【胜葫芦】)
点污了小姐清白(四本一折【柳叶儿】)	点污了小姐清白(卷之四第一折【柳叶儿】)	点污了小姐清白(下卷第十三出【柳叶儿】)	断不点污了小姐清白(卷四第十三出【柳叶儿】)	点污了姐姐清白(第四折第一套【柳叶儿】)	断不点污了小姐清白(下卷第十三出【柳叶儿】)
你元来苗儿不秀(四本二折第二支【小桃红】)	你元来苗儿不秀(卷之四第二折第二支【小桃红】)	你元来苗儿不秀(下卷第十四出第二支【小桃红】)	你元来苗来不秀(卷四第十四出第二支【小桃红】)	你元来苗而不秀(第四折第二套第二支【小桃红】，王本作【么】)	你元来苗而不秀(下卷第十四出第二支【小桃红】)

从上面列表中可以看出，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基本一致，而其他各种版本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当然，表中的内容相对《西厢记》全剧而言，只能说是零星丁点。并且也不是说，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在曲文上就不存在异文情况，比如，卷之一第一折的【寄生草】中，弘治岳刻本有“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一句，而凌刻本(第一本第一折)则作“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①，与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相同。

如果说从曲文上还不能明显看出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比较二者的说白，就会为它们的吻合度所惊讶。笔者从比勘版本的实践中发现，造成明刊《西厢记》各版本系统明显差异的不是曲文，而是说白。因此，

^①按，这是《西厢记》的一则典型异文，除这两种情况外，还有“我道海南水月观音院”(批点画意本等)。

既然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的说白存在较多的相似，就不能排除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比如，下面一段说白，二者就极为相似：

夫人云此事如何？生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唤一个。生曰休荒，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与君不利。”你去说去。

（弘治岳刻本卷之二第一折）

[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末云]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于军不利。”你去说来。

（凌刻本第二本楔子）

稍作比较即可看出，这段说白在二者之间仅有三处细微差别（见引文中划线部分）。其他明刊本虽说也大致相似，但还是各有不同。如，“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人”二句，徐士范刊本作“老僧无用不会厮杀，请秀才别用一人”；“奈有父丧在身”一句，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父丧”作“父服”，王骥德校注本作“父孝”；“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一句，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作“脱了孝衣，换上吉衣”，批点画意本作“脱了孝服，换了吉服”；“一来父服在身”一句，继志斋刊本“父服”作“父丧”；“于军不利”，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均作“与将军不利”，批点画意本亦作“与君不利”，徐士范刊本与王骥德校注本作“于军不利”。所以，相较而言，还是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最接近，它虽有三处不同，但多是谐音，且很可以认为是凌氏参校他本更改所致。

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在内容上的相似度，已足以让我们将其联系到一起，若再加上二者在角色行当、科介提示等方面的神似，就不会再怀疑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凌刻本在角色扮演上，以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俌扮红娘，外扮老夫人，净扮洁（法本），俌（人）扮琴童（又作“仆”或“仆人”）、欢郎等，这也是学界称许其切合元杂剧体制的一个方面。由于《西厢记》明刊本体制的传奇化，因而多数明刊本都是以生扮张生，莺莺（或作“莺”）、红娘（或作“红”）、夫人（或作“夫”）、法本（或作“本”）、琴童（或作“琴”、“童”）等等则直呼。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骥德校注本的出现，情况才稍有改观。王本以生扮张生，旦扮莺莺，外扮长老或杜将军，净扮洁郎（法聪）或孙飞虎，琴童作

“仆(人)”,夫人、红娘等亦直呼。

其实,类似于凌刻本的角色扮演,早在弘治岳刻本中已经出现。弘治本以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扮红娘,外扮老夫人、长老、杜将军,净扮洁郎(法聪)、孙飞虎,傣(人)扮琴童(又作“仆”或“仆人”)、欢郎等。然而,弘治本在角色称呼上有时又显得有些紊乱。比如,张生又时而作“生”,特别是在张生施唱的每支曲牌下,几乎都插入“生唱”一类的提示,这已经是受南戏影响的结果;又如,店小二一会作“末”,一会又作“外”,当然,这可能也是校勘粗疏所致。这种情况在早于弘治岳刻本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中也是如此,可见由来已久。下面结合一些科介实例来进一步说明问题。

弘治岳刻本卷一第一折中,老夫人等人上场的科介提示是“外扮老夫人上开二旦傣随上”,凌刻本中则作“外扮老夫人上开”,因此两本老夫人的说白也有细微的差异。但弘治本“二旦傣随上”这一科介引发了凌刻本中的一个误解。本来“二旦傣随上”是指莺莺、红娘、欢郎跟随老夫人一起上场,这从老夫人随后的一段说白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凌刻本在老夫人唱完【赏花时】后,有“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几句白,接着是“旦傣扮红见科”的科介,即这里以“旦傣”扮红娘。凌氏在《西厢记凡例十则》中有如下一则:

北体脚色,有正末、付末、狽、孤、靚、鶯、獐、捷讥、引戏,共九色。然实末、旦、外、净四人换妆,其更须多人者,则增付末(亦称冲末)、旦傣(亦称冲旦)、副净(女妆者曰花旦),总之不出四名色。故周宪王本,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傣扮红娘,自是古体,确然可爱。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①

照此说来看,似乎以“旦傣”扮红娘,来自周宪王本,凌氏认为“自是古体,确然可爱”。然翻遍《元曲选》,都未见“旦傣”一色,王骥德《曲律·论部色第三十七》在论述元杂剧角色时,写道:

按,丹丘先生谓杂剧、院本有正末、副末、狽、孤、靚、鶯、獐、捷讥、引戏九色之名。……又按:元杂剧中,名色不同,末则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则有正旦、副旦、贴旦(即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儿(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儿(即老旦)……^②

这里旦角共有九种之多,但也无“旦傣”一色。《元曲选》中旦、傣二词叠合在一起的情况倒是不少,但都是分指“旦”和“傣”二种角色。只有继志斋刊本《凡例》论角色一条,却有“旦傣”一色:

旧本以外扮老夫人,末扮张生,净扮法本作洁,扮红娘曰旦傣,亦今贴旦之谓也。按,由来杂剧院本,皆有正末……副末……狽……孤……靚……鶯……獐……捷讥……引戏……九色之名。但今名与人俱易,正之实难,姑从时尚。

①凌刻本卷首《西厢记凡例十则》。

②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143页。

从这条《凡例》看,继志斋刊本最早的校订者龙洞山农显然见过弘治岳刻本一类的早期刊本,且误将“旦俌”看作一色。凌氏的《凡例》说明显然受了继志斋刊本的影响,只是继志斋刊本认为古制“正之实难”,选择“姑从时尚”,而凌氏则将之作为古体继承。其实,这“旦俌”一色即来自“二旦俌随上”这一科介,凌氏失之大意,没注意“旦俌”实分指旦、俌二种角色,于是在《凡例十则》中抬出周宪王本,煞有介事地论述一番,反而漏出破绽。

凌刻本中还有部分科介提示见于弘治岳刻本,如第三本第四折中,有“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这一科介在其他明刊本中一般作“法本引太医上,诊脉下药科”;又如,第四本第四折【乔牌儿】后,有“旦唧唧了”,这一科介除另在王骥德校注本等极少数刊本中出现外,多数明刊本中都没有。

总之,在众多的明刊本中,弘治岳刻本是与凌刻本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刊本之一。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凌氏在整理《西厢记》时,一定参考了弘治岳刻本,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用与弘治岳刻本有渊源关系的早期刊本作底本,这一刊本也不会是什么“周宪王本”,而是一种坊间刻本。

二、与继志斋刊本的关系

凌刻本虽然是以弘治岳刻本一类早期刊本作底本,但这些早期刊本多是坊间刻本,在校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正如其书后刻书牌记称,“今市井刊行,错综无伦”。它虽称自己“谨依经书,重写绘图”,但书中还是时常能见到讹误。并且弘治岳刻本分卷分折是从更早如残叶本之类分卷不分折的刊本发展过来的,因此,在弘治岳刻本中有些折分得并不恰当。如,卷之二折与折之间的分断就很不恰当,卷之五第三折与第四折间的划分也不合适。

然而,我们看到凌刻本的分本分折是井然有序的。既然凌刻本的底本划分的并不合理,那凌刻本的井然有序由何而来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继志斋刊本一类的本子。

继志斋刊本即《重校北西厢记》,是秣陵(今南京)书坊继志斋主人陈邦泰(字大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行的一个本子,其直接底本是龙洞山农焦竑校订于万历十年的《重校北西厢记》。龙洞山农本今已不传,继志斋刊本也仅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继志斋刊本分五卷,卷各四出,出序则前后相连。其每出起止与凌刻本每折起止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像弘治岳刻本卷二各折间不恰当的划分,在继志斋刊本中已完全校正过来。这里要特别拈出的是,《杯酒违盟》与《琴心挑引》(按,继志斋刊本卷二第七、第八出,弘治本卷之二第四、第五折,凌刻本第二本第三、第四折)间的划分,继志斋刊本与凌刻本的起止完全吻合。而弘治本的第五折则自“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一段说白始,后于继志斋刊本出现的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一批本子虽将这段说白归入上一单元,却又把“(生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一段说白也划入上一单元,即它们的《琴心挑

引》自“(莺红上)(红云)小姐,烧香去来”一段白开始。

又如,继志斋刊本第十九出的起止与凌刻本第五本第三折的起止一样,结尾处没有弘治岳刻本“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一段白。此处,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等一批版本同弘治岳刻本的分法,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一批本子的处理则与继志斋刊本相同。

另外,继志斋刊本每套曲均注明宫调,每卷保留了“正名”四句,【络丝娘煞尾】虽未保留,但卷一、二、三、四最后一出尾部均有一则眉批,说明此处删去【络丝娘煞尾】云云,如,卷一的批语是:“一本有‘【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此意不合先说出,且复用【煞尾】,今删去。”这些也极有可能对凌濛初整理《西厢记》产生影响。

三、对徐士范刊本、王骥德校注本等的借鉴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了,凌刻本不是由某一个明刊本而来,凌氏在《凡例》中所谓“悉遵周宪王元本”,自是谎言。事实上,凌氏除了主要参考弘治岳刻本及继志斋刊本外,还参校了不少明刊善本。凌氏虽没有言明参考了那些本子,但凌刻本中书眉上的批语及每本后所附的《解证》中频频提到当时流行的各种刊本的一些情况,如徐士范本、徐文长本、王伯良本等等,这其实已经承认他参考了这些版本,只是采纳时未说明,而有不同意见时,则一一指证。

1. 对徐士范刊本的借鉴

凌刻本对徐士范刊本的一处显著的借鉴,即第一本楔子中的科介及说白。徐士范本作“(外扮老夫人上白)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殁。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云云,除科介中“上白”,非凌刻本的“上开”外,其余完全一致。【赏花时】后一段白,徐士范本如下:

(夫人白)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红见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红云)谨依严命。(夫人下)(红云)小姐有请。(莺莺上)(红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

这段说白,凌刻本除科介有些差别外,说白内容则完全同徐士范本。但在其他明刊本中,这段说白则大致作:“今日春间天道,好生困人,红娘,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姐姐闲散心耍一遭去。”如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差不多都是如此,只是文字稍有出入。

而且,在不同的明刊本中,这段说白的位置也不相同。有一部分和徐士范本一样,将之置于老夫人所唱【赏花时】后,如以批点画意本为代表的碧筠斋古本系统^①的版本均如此;有一部分则将之插入到前面老夫人的上场白中,具

^①按,笔者另有《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一文,对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体位置在“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一句后,如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王骥德本等一批本子均如是处理;还有一部分则把它移到莺莺所唱的【么】后,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如是。在今传明刊本中,只有徐士范本及属于它一系的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与凌刻本一致,可以说,凌氏借鉴了徐士范本无疑。其实,凌氏也在其刻本的眉批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凡“楔子”不宜同唱,故夫人独上独唱先下,而莺自上自唱,始为得体,时本亦有从此者。乃他本竟作夫人、莺、红同上同唱同下,殊失北体矣。这条眉批与其说是在评价其依照的周宪王本符合北体,不如说是在陈述其选择后的一种自得心情,而其中提到亦“从此”的时本,应该就是徐士范本,因为凌氏也经常在批语中称“徐士范曰”云云,所以他参考了徐本是无疑的。

在曲文方面,凌刻本也有一些借鉴自徐士范本。前面我们在比较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的曲文时,就已注意到,徐士范本与凌刻本相同的也较多。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凌氏不赞同其底本时,他往往自别本选择妥贴者,而徐士范本是他选取较多的刊本之一。如,第一本第二折【醉春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句,同折【四煞】“休直待眉儿浅淡思张敞”句;第二本第三折【搅筝琶】“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结丝萝”几句;第三本第二折【普天乐】“晓妆残”句;第四本第一折【混江龙】“则道似金珮响”句等。这些曲文仅徐士范本一系如此,其他明刊本均有不同。

除上面这些明显的情况外,徐士范刊本每四出保留了“题目”、“正名”各二句,每套曲均标明了宫调,第四、八、十二、十六出末尾有【络丝娘煞尾】(按,徐士范刊本一系是现存明刊本中除凌刻本外,完整保留四支【络丝娘煞尾】的版本)等等,也肯定影响了凌氏。

2.对王骥德校注本的借鉴

王骥德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校刻了《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这与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五本的时间很接近,故而凌氏常在其刊本中提到王伯良如何如何。王骥德校注本是当时少有的善本之一,因而,自然会对凌氏的校刻产生影响,凌氏从中借鉴一二也是情理中的事。下面主要阐述两点,以见一斑。

一是凌刻本各本分出“楔子”,当是受王骥德校注本的影响。王本虽没有在文本中具体将“楔子”划出,但王本已在每大折一开始(按,除第二折外)标注出“楔子引曲某章”,这可以说是凌氏后来在每本中具体划分出“楔子”的最早依据。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本第二折没提到“楔子”,且其中第一套也和大多数明刊本一样包含两套曲。凌刻本在这里则将后一套曲(即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套)分出作“楔子”,并在《第二本解证》“楔子”条中如此解说:

历考诸剧,“楔子”止用【仙吕·赏花时】或一或二,及【仙吕·端正好】一曲耳。此独竟以【正宫】诸曲演而成套,若另为一折然者。此因欲写惠明之壮勇,难以一调尽,而为此变体耳。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

这里所谓“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当指王骥德本而言。因为，王本不仅距凌氏校刻的天启年间较近，并且在今存《西厢记》明刊本中，除凌刻本外，惟王本标出了“楔子”，批点画意本等一批本子虽也在卷首有“楔子”，但那只是四句诗。

二是凌刻本第五本第三、四折间的分断，当借鉴了王骥德校注本。此处分断在不同的明刊本中各不相同，凌刻本的划分则与王骥德本同，即第四折一开始是老夫人的一段白：“[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今日好个日子，过门者。准备下筵席，郑恒敢待来也。”其他明刊本则或将这段白移到上一折／出／套末尾，或者将其删除。

3. 对批点画意本的借鉴

凌氏常常在书中眉批及《五本解证》中提及“徐文长曰”如何如何，且多指责，嘉许较少。因此，凌氏研读过徐文长本是毫无疑问的，且从其提到的内容看，凌氏参阅的徐文长本，就是批点画意本一系。凌刻本借鉴批点画意本是肯定的。下面仅列两处最典型的例证：

他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第三本第四折【绛搭絮】）

这句曲文，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均作“他眉黛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只有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碧筠斋古本系统的版本作此。

【水仙子】硬围着普救寺下锹撅，强当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俦眼恼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指一指教你化做膏血。骑着匹白马来也。（第四本第四折）

这支【水仙子】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几乎都是在“天生得劣”后插入“（生云）我对他说”，再莺莺接唱“休言语，靠后些”，再接“（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并随后加上“（莺云）你休胡说”，然后再莺莺唱“杜将军……”。继志斋刊本更有一段眉批对此予以评说：“‘休言语’二句不但应前，正见崔张魂梦钟爱处，一本遗生白，作莺对卒子唱，大谬！”只有批点画意本与凌刻本基本相同，仅“觑一觑着你”，批点画意本作“觑一觑教你”，就是王骥德本也删掉了“卒子”的说白。因此，这支【水仙子】凌氏借自批点画意本无疑。

综上，凌濛初校刻的《西厢记》五本是在综合参考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众多《西厢记》明刊本的基础上，整理并精刻而成。凌氏所谓“悉遵周宪王元本”，不过是幌子，事实上，在周宪王所处的明初时代也不可能有凌刻本这样完美的文本，这从弘治岳刻本或更早的“残叶本”中就可推断出。而在凌氏所处的晚明时期，在元杂剧范式方

面,臧晋叔的《元曲选》已经提供了众多的蓝本。而《西厢记》的版本在此时可说数量空前,且还有诸如王骥德等人提供的校勘经验。所以,凌氏在这时校订整理出一部较为完美的《西厢记》文本,已是水到渠成。然凌氏为何不直言这一切,而要假托“周宪王元本”呢?笔者以为,大抵是因为明人有尚古之习,古则佳、古则有市场,纵览现存四十余种明刊《西厢记》,有几种不冠上“元本”、“古本”之类的名目呢?所以,凌氏担心自己费尽艰辛,整理出来的东西不被人接受,故弄出个“周宪王本”,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凡例十则》中,凌氏就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情,如前面引述过的“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他担心什么呢?担心别人不认可他采用的“北体”也。《凡例》末尾的一段文字中有这样几句:

海内藏书家,倘有善本在此本前者,不惜指迷,亦艺林一快,余必不敢强然自信也。

如果他果真得到周宪王本,为何就不敢自信呢?

凌氏为古典名剧《西厢记》增加了一个经典文本,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凌刻本也有不足之处,最突出的是将弘治岳刻本就已存在的,惠明下书后所唱的【赏花时】及【么】删除。其实,这两支曲才是这一本的真正“楔子”,凌氏虽认为这是“楔子”,但由于他已将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套作“楔子”,故认为同一本中“楔子”不会重出,而且,认定这两支曲是俗笔所增,因此他将之删去,仅“聊附之解证中”。现代学者王季思先生,已依弘治岳刻本将这两支曲子补回,《西厢记》始至善矣。

作者工作单位:陈旭耀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罗 念 井冈山大学学工处